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51n2092

洛陽伽藍記

元魏 楊衒之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洛陽伽藍記序
  - 永寧寺　宗正寺
  - 建中寺　太僕寺
  - 長秋寺　金市處寺
  - 瑤光寺
  - 景樂寺
  - 昭儀尼寺　願會寺　光明寺
  - 胡統寺
  - 修梵寺
  - 景林寺
  - 司農寺
  - 明懸尼寺
  - 龍華寺
  - 瓔珞寺
  - 宗聖寺
  - 崇真寺
  - 魏昌尼寺
  - 景興尼寺
  - 靈應寺
  - 莊嚴寺
  - 秦太上君寺
  - 正始寺
  - 平等寺
  - 景寧寺　建中寺　寶明寺　自立巷寺　魚鼈寺　歸覺寺
  - 景明寺
  - 大統寺　招福寺　秦太師公二寺　雙女寺
  - 報德寺　文覺寺　三寶寺　寧遠寺　承光寺　正覺寺
  - 龍華寺　追聖寺　報恩寺　京師寺
  - 歸正寺
  - 菩提寺
  - 高陽王寺
  - 崇虛寺

    - 冲覺寺
    - 宣忠寺
    - 宣忠寺
    - 白馬寺
    - 寶光寺　石塔寺
    - 法雲寺　祇洹寺　靈僊寺　開善寺
    - 追光寺
    - 融覺寺
    - 大覺寺
    - 永明寺
    - 禪虛寺
    - 凝圓寺　龍王寺　陀羅寺　收骨寺　婆姦寺　白象宮　耆賀濫寺
    - 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
    - 洛陽伽藍記跋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    - 4
    - 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092

洛陽伽藍記序

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

三墳五典之說。九流百代之言。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。至於一乘二諦之原。三明六通之旨。西域備詳。東土靡記。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。陽門飾豪眉之像。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。至晉永嘉。唯有寺四十二所。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。篤信彌繁。法教愈盛。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。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。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。爭寫天上之姿。競摸山中之影。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。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。暨永熙多難。皇輿遷鄴。諸寺僧尼亦與時徙。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。余因行役重覽洛陽。城郭崩毀。宮室傾覆。寺觀灰燼。廟塔丘墟。牆被蒿艾。巷羅荊棘。野獸穴於荒階。山鳥巢於庭樹。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。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。麥秀之感。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。周室京城。表裏凡有一千餘寺。今日寮廓鍾聲罕聞。恐後世無傳。故撰斯記。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。今之所錄上大伽藍。其中小者取其詳。世諦事因而出之。先以城內為始。次及城外表列門名。以遠近為五篇。余才非著述。多有遺漏。後之君子詳其闕焉。

大和十七年。後魏高祖。遷都洛陽。詔司空公穆亮。營造宮室。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。

東面有三門。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。漢曰上東門。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。魏晉曰建春門。高祖因而不改。次南曰東陽門。漢曰東中門。魏晉曰東陽門。高祖因而不改。次南曰青陽門。漢曰望京門。魏晉曰清明門。高祖改為青陽門。

南面有三門。東頭第一曰開陽門。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。始成而未有名。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。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。使來視之則是也。遂以開陽為名。自魏及晉。因而不改。高祖亦然。次西曰平昌門。漢曰平門。魏晉曰平昌門。高祖因而不改。次西曰宣陽門漢曰津門。魏晉曰津陽門。高祖因而不改。

西面有四門。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。漢曰廣陽門。魏晉因而不改。高祖改為西明門。次北曰西陽門。漢曰雍門。魏晉曰西明門。高祖改為西陽門。次北曰閶闔門。漢曰上西門。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。魏晉曰閶闔門。高祖因而不改。次北曰承明門。承明者高祖所立。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。宮闕未就。高祖住在金墉城。城西有王南寺。高祖數詣寺。沙門論議故。通此門而未有名。世人

謂之新門。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。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。曹植詩云。謁帝承明廬。此門宜以承明為稱。遂名之。
北面有二門。西頭曰大夏門。漢曰夏門。魏晉曰大夏門。嘗造三層樓。去地二十丈。洛陽城門樓。皆兩重。去地百尺。惟大夏門甍棟于雲。東頭曰廣莫門。漢曰穀門。魏晉曰廣莫門。高祖因而不改。廣莫門以西。至於大夏門。宮觀相連。被諸城上也。
一門有三道。所謂九軌。
洛陽城內伽藍記卷第一

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

永寧寺。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。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。其寺東有太尉府。西對永康里。南界昭玄曹。北隣御史臺。閶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。府南有司徒府。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。內有孔丘像。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。國子南有宗正寺。寺南有太廟。廟南有護軍府。府南有衣冠里。御道西有右衛府。府南有太尉府。府南有將作曹。曹南有九級府。府南有太社。社南有凌陰里。即四朝時藏氷處也。中有九層浮圖一所。架木為之。舉高九十丈。有剎復高十丈。合去地一千尺。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。初掘基至黃泉下。得金像三千軀。太后以為信法之徵。是以營建過度也。剎上有金寶瓶。容二十五石寶瓶。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。周匝皆垂金鐸。復有鐵鎖。四道引剎向浮圖。四角鎖上。亦有金鐸。鐸大小如一石甕。子浮圖有九級角。角皆懸金鐸。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。浮圖有四面。面有三戶六窓。戶皆朱漆。扉上有五行金釘。合有五千四百枚。復有金環鋪首布。殫土木之功。窮造形之巧。佛事精妙不可思議。繡柱金鋪駭人心目。至於高風。永夜寶鐸和鳴。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。浮圖北有佛殿一所。形如太極殿。中有丈八金像一軀。中長金像十軀。繡珠像三軀。織成五軀。作功奇巧。冠於當世。僧房樓觀一千餘間。雕梁粉壁青繅綺疏難得而言。栝柏松椿扶疎拂簷叢。竹香草布護階墀。是以常景碑云。須彌寶殿兜率淨宮。莫尚於斯也。外國所獻經像。皆在此寺。寺院牆皆施短椽。以瓦覆之。若今宮牆也。四面各開一門。南門樓三重通。三道去地二十丈。形製似今端門圖。以雲氣畫彩仙靈綺□青鎖□赫麗華。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。飾以金銀。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。東西兩門亦皆如之。所可異者。唯樓二重。北門一道不施屋。似烏頭門。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。京邑行人多庇其下。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。清風送涼。豈藉合歡之發。詔中書舍人常景。為寺碑文。景字永昌。河內人也。敏學博通。知名海內。大和十九年為高祖所器。

拔為律學博士。刑法疑獄多訪於景。正始初。詔刊律令。永作通式。勅景共治書。侍御史高僧裕。羽林監王元龜。尚書郎祖瑩。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。撰集其事。又詔太師彭城王勰。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。景討正科條。商搉古今。甚有倫序。見行於世。今律二十篇是也。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。經途里邑之號。出除長安令。時人比之潘岳。其後歷位中書舍人。黃門侍郎祕書監。幽州刺史。儀同三司。學徒以為榮焉。景入參近侍。出為侯牧。居室貧儉事等農家。唯有經史盈車滿架。所著文集數百餘篇。給事封暐伯作序。行於世。裝飾畢功。明帝與太后共登之。視宮內如掌中。臨京師若家庭。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。衒之嘗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。下臨雲雨信哉不虛。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磨者。波斯國胡人也。起自荒裔來遊中土。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。寶鐸含風響出天外。歌詠讚歎實是神功。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。靡不周遍。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。極物境界亦未有。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。至孝昌二年中。大風發屋拔樹。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。復命工匠更鑄新瓶。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。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。世為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。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。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。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。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。以立之。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。皇帝晏駕。春秋十九。海內士庶猶曰幼君。況今奉未言之兒。以臨天下而望昇平。其可得乎。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。今欲以鐵馬五千赴哀山陵。兼問侍臣帝崩之由。君竟謂如何。穆曰。明公世跨并肆雄才傑出。部落之民控弦一萬。若能行廢立之事。伊霍復見今日。榮即共穆結異姓兄弟。穆年大榮兄事之。榮為盟主。穆亦拜榮。於是密議。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。遂於晉陽人各鑄像不成。唯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。端嚴特妙。是以榮意在長樂。遣蒼頭王豐入洛。詢以為主。長樂即許之共剋期契。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。太后聞榮舉兵。召王公議之時。胡氏專寵。皇宗怨望。假八議者莫肯致言。唯黃門侍郎徐統曰。爾朱榮馬邑小胡人。才凡鄙不度德量。力長戟指闕。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。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。但守河橋觀其意趣。榮懸軍千里兵老師弊。以逸待勞破之必矣。后然統言。即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。領眾五千鎮河橋。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。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。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。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。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。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三千餘人。十四日車駕入城。大赦天下。改號為建義元年。是為莊帝。于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。流迸之徒驚駭未出。莊帝肇升太極。解網垂仁。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。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。

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。太原王其天穆為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。上黨王起家為公卿牧守者。不可勝數。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。死生相怨人懷異慮。貴室豪家并宅競竄。貧夫賤士襁負爭逃。於是出詔。濫死者普加褒贈。三品以上贈三公。五品以上贈令僕。七品以上贈州牧。白民贈郡鎮。於是稍安。帝納榮女為皇后。進榮為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。餘官如故。進天穆為大將軍。餘官皆如故。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。在此寺聚兵。顥莊帝從兄也。孝昌末鎮汲郡。聞爾朱榮入洛陽。遂南奔蕭衍。是年入洛。莊帝北巡。顥登皇帝位。改年曰建武元年。顥與莊帝書曰。大道既隱。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。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。非貪皇帝之尊。豈圖六合之富直。以爾朱榮往歲入洛。順而勤王終為魏賊。逆刃加於君親。鋒鏑肆於卿宰。元氏少長殆欲無遺。已有陳恒盜齊之心。非無六卿分晉之計。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。暫樹君臣假相拜置。害卿兄弟獨夫介立。遵養待時臣節詎久。朕覩此心寒遠投江。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。風行建業電赴三川。正欲問罪於爾朱。出卿於桎梏。恤深怨於骨肉。解蒼生於倒懸。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。我共敘哀辛同討兇羯。不意駕入城皐便。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。或□生素懷棄劍猜。我聞之永歎。撫衿而失何者。朕之於卿兄弟非遠。連枝分葉興滅相依。假有內鬩外猶禦侮。況我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。凡今莫如棄親即讎。義將焉據也。且爾朱榮不臣之跡。暴於旁午。謀魏社稷愚智同見。卿乃明白疑於必然。託命豺狼。委身虎口。棄親助賊。兄弟尋戈。假獲民地。本是榮物。若克城邑。絕非卿有。徒危宗。國以廣寇仇。快賊莽之心。假卞莊之利。有識之士。咸為慚之。今家國隆替在卿與我。若天道助順。誓茲義舉。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。儻天不厭亂。胡羯未殄。鴟鳴狼噬荐食河北。在榮為福。於卿為禍。豈伊異人尺書道意。卿宜三復兼利是圖富貴可保。狗人非慮終不食言。自相魚肉。善擇元吉。勿貽後悔。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。時帝在長子城。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。六月。帝圍河內。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為顥守攻之弗克。時暑炎赫將士疲勞。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。至秋更舉大義。未決。召劉助筮之。助曰。必克。於是至明盡力攻之。如其言。桃湯珍孫並斬首。以殉三軍。顥聞河內不守。親率百僚。出鎮河橋。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。七月帝至河陽。與顥隔河相望。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。顥聞延明敗亦散走。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。莫不解甲相泣。握手成列。顥與數千騎欲奔蕭衍。至長社為社民斬其首。傳送京師。二十日。帝還洛陽。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。餘官亦如故。進上黨王太宰。餘官亦如故。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於寺。時太

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。與奪臧否肆意。帝恐謂左右曰。朕寧作高貴卿公死。不作漢獻帝生。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。榮穆並入朝。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。穆為伏兵魯暹所殺。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。榮下車騎將軍爾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。亦為伏兵所殺。唯右僕射爾朱世隆素在家。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。至十月一日隆與妻鄉郡長公主。至芒山憑王寺。為榮追福齋。即遣爾朱侯討伐。爾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。索太原王尸喪。帝升大夏門望之。遣主書牛法尚。謂歸等曰。太原王立功不終。陰圖釁逆。王法無親。已依正刑罪止榮身。餘皆不問。卿等何為不降官爵如故。歸曰。臣從太原王來朝。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。臣欲還晉陽。不忍空去。願得太原王尸喪。生死無恨。發言雨淚哀不自勝。群胡慟哭。聲振京師。帝聞之亦為傷懷。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。待之不死。官位如故。世隆謂元龍曰。太原王功格天地造濟生民。赤心奉國神明所知。長樂不顧信誓。枉害忠良。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。吾為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。元龍見世隆呼帝為長樂。知其不欵。且以言帝。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。募敢死之士。以討世隆。一日即得萬人。與歸等戰於郭外。兇勢不摧。歸等屢涉戎場便擊刺。京師士眾未習軍旅。雖皆義勇力不從心。三日頻戰而游魂不息。帝更募人斷河橋。有漢中人李荀為水軍。從上流放火燒橋。世隆見橋被焚。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。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。世隆至高都。立太原太守長廣王曄為主。改號曰建元元年。爾朱氏自封王者八人。長廣王都晉陽。遣潁川王爾朱兆。舉兵向京師。子恭軍失利。兆自雷波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。帝初以黃河奔急。未謂兆得濟。不意兆不由舟楫。憑流而渡。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。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。衒之曰。昔光武受命。氷橋宜於滹水。昭烈中起。的盧踊於泥溝。皆理合於天神祇所福。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。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。阻兵安忍賊害君親。皇靈有知。鑒其凶德。反使孟津由膝贊其逆心易稱大道。禍淫鬼神福謙。以此驗之信為虛說。時兆營軍尚書省建。天子金鼓庭設漏刻。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鎖。帝於寺門樓上。時十二月帝患寒。隨兆乞頭巾。兆不與。遂囚帝還晉陽。縊於三級寺。帝臨崩禮佛。願不為國王。又作五言曰。權去生道促。憂來死路長。懷恨出國門。含悲入鬼鄉。隧門一時閉。幽庭豈復光。思鳥吟青松。哀風吹白楊。昔來聞死苦。何言身自當。至太昌元年冬。始迎梓宮。赴京師葬帝靖陵。所作五言詩。即為挽歌詞。朝野聞之莫不悲慟。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。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燒。帝登凌雲臺望火。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。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。莫不悲惜垂淚而去。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。當時雷雨晦

冥。雜下霰雪。百姓道俗咸來觀火。悲哀之聲振動京邑。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。火經三月不滅。有火入地尋柱。周年猶有煙氣。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。見浮圖於海中。光明照耀儼然如新。海上之民。咸皆見之。俄然霧起。浮圖遂隱。至七月中。平陽王為侍中。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。十月而京師遷鄴。

建中寺。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。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。屋宇奢侈。梁棟踰制。一里之間廊廡充溢。堂比宣光殿。門匹乾明門。博敞弘麗。諸王莫及也。在西陽門內御道北。所謂延年里。劉騰宅東有太僕寺。寺東有乘黃署。署東有武庫署。即魏相國司馬文王府庫東至閶闔宮門是也。西陽門內御道南有永康里。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義宅。掘故井得。石銘云。是漢太尉荀彧宅。正光年中元義專權。太后幽隔永巷。騰為謀主。義是江陽王繼之子。太后妹婿。熙平初。明帝幼冲。諸王權上太后。拜義為侍中。領軍左右令總禁兵。委以腹心。反得幽隔永巷。六年太后哭曰。養虎自齧長虺成蛇。至孝昌二年太后反政。遂誅義等。沒騰田宅。元義誅曰騰已物故。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。使其神靈無所歸趣。以宅賜高陽王雍。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為榮追福。題以為寺。朱門黃閣。所謂仙居也。以前廳為佛殿。後堂為講室。金花寶蓋。遍滿其中。有一涼風堂。本騰避暑之處。凄涼常冷。經夏無蠅。有萬年千歲之樹也。

長秋寺。劉騰所立也。騰初為長秋令。卿因以為名。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。亦在延年里。即是晉中朝時金市處。寺北有濛氾池。夏則有水。冬則竭矣。中有三層浮圖一所。金盤靈剎曜諸城內。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。莊嚴佛事悉用金玉。工作之異難可具陳。四月四日。此像常出。辟邪師子導引其前。吞刀吐火騰驤一面。綵幢上索詭譎不常。奇伎異服冠於都市。像停之處。觀者如堵。迭相踐躍。常有死人。

瑤光寺。世宗宣武皇帝所立。在閶闔城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。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。園中有凌雲臺。即是魏文帝所築者。臺上有八角井。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。登之遠望。目極洛川。臺下有碧海曲池。臺東有宣慈觀。去地十丈。觀東有靈芝鈞臺。累木為之。出於海中。去地二十丈。風生戶牖。雲起梁棟。丹楹刻桷。圖寫列仙。刻石為鯨魚背負鈞臺。既如從地踊出。又似空中飛下。鈞臺南有宣光殿。北有嘉福殿。西有九龍殿。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。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。三伏之月。皇帝在靈芝臺。以避暑。有五層浮圖一所。去地五十丈。仙掌凌虛。鐸垂雲表。作工之妙埒美永寧。講殿尼房五百餘間。綺疏連亘戶牖相通。珍木香草不可勝言。牛筋狗骨之木。雞頭鴨脚之草。亦悉備焉。椒房嬪御學道之所。掖

庭美人並在其中。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。落髮辭親來儀此寺。屏珍麗之飾。服修道之衣。投心入正歸誠一乘。永安三年中。爾朱兆入洛陽。縱兵大掠。時有秀容胡騎數十。入瑤光寺婬穢。自此後頗獲譏訕。京師語曰。洛陽男兒。急作髻。瑤光寺尼。奪作婿。瑤光寺北有承明門。有金墉城。即魏氏所築。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。年雖久遠。形製如初。高祖在城內。作光極殿。因名金墉城。門為光極門。又作重樓飛閣。遍城上下。從地望之。有如雲也。

景樂寺。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。懌是孝文皇帝之子。宣武皇帝之弟。閶闔南御道西望永寧寺。正相當。寺西有司徒府。東有大將軍高肇宅。北連義井里。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株。枝條繁茂。下有甘井一所。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。庇陰多有憩者。有佛殿一所。像輦在焉。雕刻巧妙。冠絕一時。堂廡周環。曲房連接。輕條拂戶。花蘂被庭。至於大齋。常設女樂。歌聲繞梁。舞袖徐轉。絲管寥亮。諧妙入神。以是尼寺。丈夫不得入。得往觀者。以為至天堂。及文獻王薨。寺禁稍寬。百姓出入。無復限礙。後汝南王悅復修之。悅是文獻之弟。召諸音樂逞伎寺內。奇禽怪獸舞抃殿庭。飛空幻惑世所未覩。異端奇術總萃其中。剝驢投井。植棗種瓜。須臾之間。皆得食。士女觀者。目亂睛迷。自建義已後。京師頻有大兵。此戲遂隱也。

昭儀尼寺。閹官等所立也。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。道北太北倉導官二署。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。太后臨朝。閹寺專寵。宦者之家。積金滿堂。是以蕭忻云。高軒斗升者。閹官之釐婦。胡馬鳴呵者。莫不黃門之養息也。忻陽平人也。愛尚文籍少有名譽。見閹寺寵盛。遂發此言。因即知名。為治書侍御史。寺有一佛二菩薩。塑工精絕。京師所無也。四月七日。常出詣景明。景明三像恒出迎之。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。堂前有酒樹麵木。昭儀寺有池。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。衒之按杜預注春秋云。翟泉在晉太倉西南。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。今太倉在東陽門內。此地今在太倉西南。明非翟泉也。後隱士趙逸云。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。池南有綠珠樓。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。想見綠珠之容也。池西南有願會寺。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。佛堂前生桑樹一株。直上五尺。枝條橫遶。柯葉傍布。形如羽蓋。復高五尺。又然凡為五重。每重葉椹各異。京師道俗謂之神桑。觀者成市。施者甚眾。帝聞而惡之。以為惑眾。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。其日雲霧晦冥。下斧之處。血流至地。見者莫不悲泣。寺南有宜壽里。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。地下常聞鍾聲。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。暉其異之。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。可高三尺。有二菩薩。趺上銘云。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。暉遂捨宅為光明寺。時人咸云。此荀勗舊

宅。其後盜者欲竊此像。像與菩薩合聲喝賊。盜者驚怖應即殞倒。眾僧聞像叫聲。遂來捉得賊。
胡統寺。太后從姑所立也。入道為尼。遂居此寺。在永寧南一里許。寶塔五重。金剎高聳。洞房周匝。對戶交疎。朱柱素壁。甚為佳麗。其寺諸尼。帝城名德。善於開導。工談義理。常入宮與太后說法。其資養緇流徒無比也。
修梵寺。在清陽門內御道北。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。並雕牆峻宇。比屋連甍。亦是名寺也。修梵寺有金剛。鳩鴿不入。鳥雀不棲。菩提達磨云。得其真相也。寺北有永和里。漢太師董卓之宅也。里南北皆有池。卓之所造。今猶有水。冬夏不竭。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。尚書右僕射郭祚。吏部尚書邢巒。廷尉卿元洪超。衛尉卿許伯桃。梁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。皆高門華屋。齋館敞麗。楸槐蔭途。桐楊爽植。當世名為貴里。掘此地者。輒得金玉寶玩之物。邢巒家常掘丹砂。及錢數十萬。銘云董太師之物。後卓夜中隨巒索此物。巒不與之。經年巒遂卒矣。
景林寺。在開陽門內御道東。講殿疊起。房廡連屬。丹檻炫日。繡桷迎風。實為勝地。寺西有園。多饒奇果。春鳥秋蟬。鳴聲相續。中有禪房一所。內置祇洹精舍。形製雖小。巧構難加。以禪閣虛靜。隱室凝邃。嘉樹夾牖。芳杜匝階。雖云朝市想同巖谷。靜行之僧繩坐其內。飧風服道結跏數息。有石銘一所。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。白頭一字景裕。范陽人也。性愛恬靜。丘園放敖。學極六經。說通百氏。普泰初。起家為國子博士。雖在朱門。以注述為事。注周易行之於世也。
建春門內御道南。有句盾典農籍田三署。籍田南有司農寺。御道北有空地。擬作東宮。晉中朝時。太倉處也。太倉南有翟泉。周迴三里。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。水猶澄清。洞底明靜。鱗甲潛藏。辨其魚鼈。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。中朝時步廣里也。泉西有華林園。高祖以泉在園東。因名蒼龍海。華林園中有大海。即漢天淵池。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。高祖於臺上。造清涼殿。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。山上有仙人館。上有鈞臺殿。並作虹蜺閣。乘虛來往。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己辰。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。海西有藏氷室。六月出氷以給百官。海西南有景山殿。山東有羲和嶺。嶺上有溫風室。山西有姮娥峯。峯上有露寒館。並飛閣相通。凌山跨谷。山北有玄武池。山南有清暑殿。殿東有臨澗亭殿。西有臨危臺。景陽山南有百果園。果列作林。林各有堂。有仙人棗長五寸。把之兩頭俱出。核細如鍼。霜降乃熟。食之甚美。俗傳云出崑崙山。一曰西王母棗。又有仙人桃。其色赤表裏照徹。得霜即熟。亦出崑崙山。一曰王母桃也。奈林南有石碑一所。魏明帝所立也。題

云苗茨之碑。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。永安中年。莊帝馬射於華林園。百官皆來讀碑。疑苗字誤。國子博士李同軌曰。魏明英才世稱三公祖幹宣為其羽翼。但未知本意。如何不得言誤也。衒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。以蒿覆之故。言苗茨何誤之。有眾咸稱善。以為得其旨歸。奈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。堂東有扶桑海。凡此諸海皆有石竇。流於地下。西通穀水。東連陽渠。亦與翟泉相連。若早魃為害穀水注之不竭。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。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。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。

洛陽城內伽藍記卷一

洛陽城東伽藍記卷第二

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

明懸尼寺。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。在建春門外石樓南。穀水周圍遶。城至建春門外。東入陽渠石橋。橋有四柱。在道南。銘云。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。逮我孝昌三年。大雨頹橋。柱始埋沒。道北二柱至今猶存。衒之按。劉澄之山川。古今記戴延之。西征記並云。晉太康元年造。此則失之遠矣。按澄之等。並生在江表。未游中土。假因征役暫來經過。至於舊事。多非親覽。聞諸道路便為穿鑿。誤我後學日月已甚。有三層塔一所。未加莊嚴。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。高祖令為租場。天下貢賦所聚蓄也。

龍華寺。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。在建春門外陽渠南。寺南有租場。陽渠北有建陽里。里有土臺高三丈。上作二精舍。趙逸云。此臺是中朝旗亭也。上有二層樓。懸鼓擊之。以罷市。有鍾一口。撞之聞五十里。太后以鍾聲遠聞。遂移在宮內。置凝閒堂前講內典沙門。打為時節。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。聞此鍾聲。以為奇異。遂造聽歌三首。行傳於世。綜字世讚。偽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。寶卷臨政婬亂。吳人苦之。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為主。舉兵向秣陵。事既克捷。遂殺寶融。而自立寶卷。有美人吳景暉。時孕綜經月。衍因幸景暉。及綜生認為己子。小名緣覺。封豫章王。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。其母告之。令自方便。綜遂歸我聖闕。更改名曰讚。字世務。始為寶卷。追服三年喪。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。永安年中。尚莊帝姊。壽陽公主字莒犁。公主容色美麗。綜甚敬之。與公主語。常自稱下官授徐州刺史加開府。及京師傾覆。綜弃州北走。時爾朱世隆專權。遣取公主至洛陽。世隆逼之。公主罵曰。胡狗敢辱天王女乎。世隆怒之。遂縊殺之。

瓔珞寺。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。即中朝時。白社池董威輩所居處。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。里內士庶二千餘戶。信崇三寶。眾僧剎養。百姓所供也。

宗聖寺。有像一軀。舉高三丈八尺。端嚴殊特。相好畢備。士庶瞻仰。目不暫瞬。此像一出市井。皆空炎先。騰輝赫赫。獨絕世表。妙伎雜樂。亞於劉騰。城東士女。多來此寺觀看也。

崇真寺。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。經閻羅王檢閱。以錯名放免。惠凝具說過去之時。有五比丘同閱。一比丘云。是寶明寺智聖。坐禪苦行得升天堂。有一比丘。是般若寺道品。以誦四涅槃亦升天堂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。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。閻羅王云。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。比丘中第一麁行。今唯試坐禪誦經。不問

講經。其曇謨最曰。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闇誦。閻羅王勑付司。即有青衣十人。送曇謨最向西北門。屋舍皆黑。似非好處。有一比邱云。是禪林寺道弘。自云。教化四輩檀越。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。閻羅王曰。沙門之體。必須攝心守道。志在禪誦。不干世事。不作有為。雖造作經象正。欲得他人財物。既得他物貪心即起。既懷貪心便是三毒。不除具足煩惱。亦付司。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。有一比邱云。是靈覺寺寶明。自云。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。成即棄官入道。雖不禪誦禮拜不缺。閻羅王曰。卿作太守之日。曲理枉法。劫奪民財。假作此寺。非卿之力。何勞說此。亦付司。青衣送入黑門。太后聞之。遣黃門侍郎徐紇。依惠凝所說。即訪寶明寺。城東有寶明寺。城內有般若寺。城西有融覺寺。禪林靈覺等三寺。問智聖。道品。曇謨最。道弘。寶明等。皆實有之。議曰。人死有罪福。即請坐禪僧一百人。常在殿內供養之。詔不聽。持經象沿路乞索。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。凝亦入白鹿山。居隱修道。自此以後。京邑比丘。悉皆禪誦。不復以講經。為意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。至東石橋。南北而行。晉太康元年。造橋南有魏朝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。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。大道東有綏民里。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。神龜年中。以直諫忤旨。斬於都市訖目不瞑。尸行百步。時人談以枉死。宣明少有名譽。精通經史。危行及於誅死。

魏昌尼寺。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。在里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。刑嵇康之所。東臨石橋。此橋南北行。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。澄之等蓋見北橋銘。因而以橋為太康初造也。

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。亦閹官等所共立也。有金像輦。去地三尺。施寶蓋。四面垂金鈴七寶珠。飛天伎樂。望之雲表。作工甚精。難可揚推。像出之日。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。絲竹雜伎皆由旨給。建陽里東有綏民里。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。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。綏民里東崇義里。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。地形顯敞。門臨御道。時有隱士。趙逸云。是晉武時人。晉朝舊事。多所記錄。正光初來至京師。見子休宅。歎息曰。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。時人未信。遂問寺之由緒。逸云。龍驤將軍王濬。平吳之後始立此寺。本有三層浮圖。用塼為之。指子休園中曰。此是故處。子休掘而驗之。果得塼數十萬。兼有石銘云。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。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。乃服逸言。號為聖人。子休遂捨宅為靈應寺。所得之磚。還為三層浮圖。好事者尋逐之。問。晉朝京師。何如今日。逸曰。晉時民少於今日。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。又云。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。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。皆遊其都邑。目見其事。國滅之後。觀其史書。皆

非實錄。莫不推過。於人引善自向符生。雖好勇嗜酒。亦仁而不殺。觀其治典未為凶暴。及詳其史。天下之惡皆歸焉。符堅自是賢主。賊君取位妄書生惡。凡諸史官皆是類也。人皆貴遠賤近。以為信然。當今之人。亦生愚死智。惑已甚矣。人問其故。逸曰。生時中庸之人耳。及其死也。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。為君共堯舜連衡。為臣與伊皐等跡。牧民之官浮虎。慕其清塵。執法之吏埋輪。謝其梗直。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齊。妄言傷正華辭損實。當時構文之士。慚逸此言。步兵校尉李澄問曰。太尉府前塼浮圖。形製甚古。猶未崩毀。未知早晚造。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。汝南王聞而異之。拜為義父。因而問。何所服餌。以致長年。逸云。吾不閑養生。自然長壽。郭璞常為吾筮云。壽年五百歲。今始餘半。帝給步挽車一乘。遊於市里。所經之處。多記舊跡。三年以後遁去。莫知所在。崇儀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為之。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。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。時人號為三門。離別者多云相送。三門外。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。

莊嚴寺。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。所謂東安里也。北為租場里。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恍。濟州刺史分宣。幽州刺史李真奴。豫州刺史公孫驤等四宅。

秦太上君寺。胡太后所立也。在東陽門二里御道北。所謂暉文里。里內有太保崔光。太傅李延實。冀州刺史李韶。祕書監鄭道昭等四宅。並豐堂崛起。高門洞開。趙逸云。暉文里是晉馬道里。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。延實宅東有脩和宅。是吳王孫皓宅。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。當時太后正號崇訓。母天下號父。為秦太上公母。為秦太上君。為母追福。因以名焉。中有五層浮圖。一所修剎入雲。高門向街。佛事莊飾等於永寧。誦室禪堂周流重疊。花林芳草遍滿階墀。常有大德名僧。講一切經。受業沙門亦有千數。太傅李延實者。莊帝舅也。永安年中。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。帝謂實曰。懷甎(音專下同)之俗世號難治。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。實答曰。臣年迫桑榆。氣同朝露。人間稍遠。日近松邱。臣已久乞閒退。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。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。謹奉明勅不敢失墜。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。不曉懷甎之義。私問舍人溫子昇。曰。聞至尊兄彭城王。作青州刺史。問其賓客。從至青州。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。虛論高談。專在榮利。太守初欲入境。皆懷甎叩首以美其意。及其代下還家。以甎擊之言。其向背速於反掌。是以京師謠語曰。獄中無繫囚。舍內無青州。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。懷甎之義。起在於此也。潁川荀濟風流名士。高鑒妙識。獨出當世。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。曰齊人。外矯仁義。內懷鄙吝。輕同羽毛。利等錐

刀。好馳虛譽。阿附成名。威勢所在。側肩競入。求其榮利。甜然濃於四方。慕勢最甚。號齊士。子為慕勢。諸郎臨淄官徒有在京邑。聞懷塼慕勢咸共恥之。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為意。問其故。孝忠曰。營丘風俗。太公餘化。稷下儒林。禮義所出。今雖凌遲。足為天下模楷。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。雖復莠言。自口未宜榮辱也。正始寺。百官等所立也。正始中立。因以為名。在東陽門外御道西。所謂敬義里也。里內有典虞曹。簷宇精淨美於叢林。眾僧房前。高林對牖。青松綠檉連枝交映。多有枳樹。而不中食。有石碑一枚。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。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。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。不減五千已下。後人刊之。敬義里南有昭德里。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。御史尉李彪。兵部尚書崔林。幽州刺史常景。司農張倫等五宅。彪景出自儒生。居室儉素。惟倫最為豪侈。齋宇光麗服翫精奇。車馬出入。逾於邦君。園林山池之美。諸王莫及。倫造景陽山。有若自然。其中重巖複嶺。嶔崟相屬。深蹊洞壑。邐遞連接。高林巨樹。足使日月蔽虧。懸葛垂蘿。能令風煙出入。崎嶇石路似壅而通。崢嶸澗道。盤紆復直。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。天水人姜質。志性疎誕。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。見偏愛之。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。行傳於世。其辭曰。今偏重者。愛昔先民之重。由樸由純。然則純樸之體。與造化而津勉。濠上之客柱下之吏。臥無為以明心。託自然以圖志。輒以山水為富。不以章甫為貴。任性浮沈。若淡兮無味。今司農張氏實鍾其人。巨量接於物表。夭矯洞達其真。青松未勝其潔。白玉不比其珍。心托空而捨有情。入古以如新。既不專流蕩。又不偏華上。卜居動靜之間。不以山水為忘。庭起半丘半壑。聽以目達心想。進不入聲榮。退不為隱放。爾乃決石通泉拔嶺。巖前斜與危雲等曲。危與曲棟相連。下天津之高霧。納滄海之遠煙。纖列之狀一如古。崩剝之勢似千年。若乃絕嶺懸坡蹭蹬蹉跎。水紆徐如浪。峭山石高下。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。則知巫山弗及。未審蓬萊如何。其中煙花露草。或傾或倒。霜幹風枝。半聳半垂。玉葉金莖。散滿階墀。燃目之綺。裂鼻之馨。既共陽春等茂。復與白雪齊清。或言神明之骨。陰陽之精。天地未覺。生此異人。焉識其中羽徒紛泊。色雜蒼黃。綠頭紫頰。好翠連芳。白鴒生於異縣。丹足出自他鄉。皆遠來以臻此。藉水木以翱翔。不憶春於沙漠。遂忘秋於高陽。非斯人之感至。伺候鳥之迷方。豈下俗之所務。入神怪之異趣。能造者其必詩。敢往者無不賦。或就饒風之地。或入多雲之處。氣嶺與梅岑。隨春之所悟。遠為神仙所賞。近為朝士所知。求解脫於服佩。預參次於山垂。子英游魚於玉質。王喬繫鵠於松枝。方丈不足。以妙詠歌。此處態多奇。嗣宗聞之動魄。叔夜聽此驚魂。恨不能鑽。地一出醉。此山門

別有王孫公子遜遁容儀。思山念水。命駕相隨。逢岑愛曲。值石陵欹。庭為仁智之田。故能種此石山。森羅兮草木。長育兮風煙。孤松既能却老。半石亦可留年。若不坐臥兮於其側。春夏兮其遊陟。白骨兮徒自朽。方寸心兮何所憶。

平等寺。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。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。所謂孝敬里也。堂宇宏美。林木蕭森。平臺複道。獨顯當世。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。相好端嚴常有神驗。國之吉凶。先炳祥異。孝昌三年十二月中。此像面有悲容。兩目垂淚。遍體皆濕。時人號曰佛汗。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。有比丘。以淨綿拭其淚。須臾之間。綿濕都盡。更換以他綿。俄然復濕。如此三日乃止。明年四月。爾朱榮入洛陽。誅戮百官。死亡塗地。永安二年三月。此像復汗。士庶復往觀之。五月北海王入洛。莊帝北巡。七月北海大敗。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。無一得還。永安三年七月。此像悲泣如初。每經神驗朝夕惶懼。禁人不聽觀之。至十二月。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。崩於晉陽。在京宮殿空虛。百日無主。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。商旅四通。盜賊不作。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。至郭外。世隆以長廣本枝疎遠。政行無聞。逼禪與廣陵王恭。是莊帝從父兄也。正光中為黃門侍郎。見元義秉權政歸近習。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。永安中遁於上洛山。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。莊帝疑恭。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。復拔刀劍欲殺之。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。莊帝信其真患。放令歸第。恭常住龍華寺。至時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。禪文曰。皇帝咨廣陵王恭。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。累聖開輔。重基衍業奄有萬邦。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。德漸無外。而孝明晏駕人神乏王故。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。任惟外相乃心王室。大懼崩淪故。推立長樂王子攸。以續絕業。庶九鼎之命日隆。七百之祚唯永。然群飛未寧。橫流且及。皆狼顧鴟張岳立基趾。丞相一麾大定海內。而子攸不顧宗社。讎忌勳德。招聚輕俠。左右壬人。遂虐甚剖心。痛齊鉗齒。豈直金板。告怨大鳥感德而已。於是天下之望。俄然已移。竊以宸極不可以曠神器。豈容無主故。權從眾議。暫馭兆民。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浦。瞻望帝京。赧然興愧。自惟薄寡。本枝疎遠。豈宜仰異。天情俯乖。民望惟王。德表生民。聲高萬古。往以運屬殷憂。時多遭難。卷懷積載。括囊有年。今天眷明德。民懷奧主。曆數允集。歌訟同臻。乃徐發樞機。副茲竚屬。便敬奉璽綬。歸於別邸。王其寅踐。成業允執其中。雖休勿休。日慎一日敬之哉。恭讓曰。天命至重。曆數匪輕。自非德協三才功濟四海。無以入選。帝圖允當師錫。臣既寡昧識無光遠。景命雖降不敢仰承。乞收成旨以允愚衷。又曰。王既德應圖籙。僉屬攸歸。便可允執其中。入光大麓。不勞揮遜。致爽

人神。凡恭讓者三。於是即皇帝位。改號曰普泰。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。敘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。廣陵王曰。永安手翦強臣非為失德。直以天未厭亂。逢成濟之禍。謂左右將詔來。朕自作之直言門下。朕以寡德運屬樂推。思與億兆同茲大慶。肆眚之科。一依恒式。廣陵杜口八載。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。於是封長廣為東海王。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。餘官如故。贈太原王相國晉王。加九錫。立廟於芒嶺。首陽上舊有周公廟。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。故立此廟。廟成為火所災。有一柱焚之不盡。後三日雷雨。震電霹靂擊為數段。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。復命百官議太原王配饗。司直劉季明議云不合。世隆問其故。季明白。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。若配孝明親害其母。若配莊帝為臣不終。為莊帝所戮。以此論之無所配也。世隆怒曰。卿亦合死。季明曰。下官既為議臣。依禮而言。不合聖心。俘剪惟命。議者咸歎。季明不避強禦。莫不歎伏焉。世隆既有忿言。季明終得無患。初世隆北叛。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。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。侍中源子恭鎮河內。及爾朱兆馬首南向。仵龍文義等率眾先降。子恭見仵龍文義等降。亦望風潰散。兆遂乘勝。逐北直入京師。兵及闕下。矢流王室。至是論功仵龍文義各封一千戶。廣陵王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勳。於國無功。竟不許。時人稱帝剛直。彭城王爾朱仲遠世隆之兄也。鎮滑臺。表用其下。都督瑗為西兗州刺史。先用後表。廣陵答曰。已能近補何勞遠聞。世隆侍宴。每言。太原王貪天之功。以為已力。罪有合死。世隆等愕然。自是已後。不敢復入朝。輒專擅國權。兇慝滋甚。坐持臺省。家總萬機。事無大小。先至隆第。然後施行。天子拱已南面。無所干預。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。始造五層塔一所。平陽王武穆王少子。詔中書侍郎魏收等。為寺碑文。至二年二月五日。土木畢工。帝率百僚作萬僧會。其日寺門外有石象。無故自動。低頭復舉。竟日乃止。帝躬來禮拜。怪其詭異。中書舍人盧景宣曰。石立社移上古有此。陛下何怪也。帝乃還宮。七月中帝為侍中斛斯椿所使。奔於長安。至十月終。而京師遷鄴焉。

景寧寺。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。在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南。所謂景寧里也。高祖遷都洛邑。椿創居此里。遂分宅為寺。因以名之。制飾甚美。綺柱珠簾。椿弟慎冀州刺史。慎弟津司空。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。四世同居。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。普泰中為爾朱世隆所誅。後捨宅為建中寺。出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。里西北角有蘇秦塚。塚傍有寶明寺。眾僧常見秦出入此塚。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。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寺。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。景仁會稽山陰人也。正光年初從蕭寶夤歸化。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

里。民間號為吳人坊。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。近伊洛二水任其習。御里三千餘家。自立巷寺。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。時人謂為魚鼈寺也。景仁住此以為恥。遂徙居孝義里焉。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。待吳兒甚厚。蹇裳渡於江者。皆居不次之位。景仁無汗馬之勞。高官通顯。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。入洛陽僭帝位。慶之為侍中。景仁在南之日。與慶之有舊。遂設酒引邀。慶之過宅。司農卿蕭彪。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。彪亦是南人。唯有中大夫楊元慎。給事中大夫王昞是中原士族。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。魏朝甚盛。猶曰五胡。正朔相承。當在江左。秦皇玉璽今在梁朝。元慎正色曰。江左假息僻居一隅。地多濕蟄攢育蟲蟻。疆土瘴癘蛙黽共穴。人鳥同群。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。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。浮於三江。棹於五湖。禮樂所不沾。憲章弗能革。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。復閩楚難言。不可改變。雖立君臣。上慢下暴。是以劉劭殺父於前。休龍淫母於後。見逆人倫。禽獸不異。加以山陰請婿賣夫朋淫。於家不顧譏笑。卿沐其遺風。未沾禮化。所謂陽翟之民。不知癭之為醜。我魏膺籙受圖。定鼎嵩洛。五山為鎮。四海為家。移風易俗之典。與五常而並跡。禮樂憲章之盛。淩百王而獨高。豈卿魚鼈之徒。慕義來朝。飲我池水。啄我稻梁。何為不遜。以以至於此。慶之等見元慎清詞雅句縱橫奔發。杜口流汗。合聲不言。於後數日。慶之遇病。心上急痛。訪人解治。元慎自云。能解慶之。遂憑元慎。元慎即口含水噀。慶之曰。吳人之鬼住居建康。小作冠帽。短製衣裳。自呼阿儂。語則阿傍。菰稗為飯。茗飲作漿。呷啜蓴羹。唼喋蠏黃。手把荳蔻。口嚼檳榔。乍至中土。思憶本鄉。急手速去。還爾丹陽。若其寒門之鬼。頭猶脩網魚漉鼈在河之洲。咀嚼菱藕。捃拾鷄頭蛙羹蚌臛。以為膳羞。布袍芒履。倒騎水牛。洗湘江漢鼓棹遨遊。隨波遡浪唼喁沈浮。白苧起舞。揚波發謳。急手速去。還爾楊州。慶之伏枕曰。楊君見辱深矣。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。北海尋伏誅。其慶之還奔。蕭衍用為司州刺史。欽重北人特異於常。朱异怪復問之曰。自晉宋以求。號洛陽為荒土。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。昨至洛陽。始知衣冠士族。並在中原禮儀。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。口不能傳。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。始登泰山者卑培塿。涉江海者小湘沅。北人安可不重慶之。因此羽儀服式。悉如魏法。江表士庶。競相模楷。褒衣博帶。被及秣陵。元慎弘農人。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。曾祖泰從宋武入關。為上洛太守。七年背偽來朝。明帝賜爵臨晉侯。廣武郡陳郡太守。贈涼州刺史。諡烈侯。祖撫明經為中博士。父辭自得丘壑。不事王侯。叔父許河南令。蜀郡太守。世以學行著聞。名高州里。元慎情尚卓逸。少有高操。仁心自放。不為時羈。樂山愛水。好游林澤。博識文淵。清言

入神。造次應對。莫有稱者。讀老莊善言玄理。性嗜酒飲。至一石神不亂。常慷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。不願仕宦。為中散常辭疾退閑。未常修敬諸貴。亦不慶吊親知貴為交友。故時人弗識也。或有人慕其高義。投刺在門。元慎稱疾高臥。加以意思深長。善於解夢。孝昌年廣陵王元淵。初除儀同三司。總眾十萬討葛榮。夜夢著衮衣。倚槐樹而立。以為吉徵。問於元慎曰。三公之祥淵甚悅之。元慎退還告人曰。廣陵死矣。槐字是木傍鬼。死後當得三公。廣陵果為葛榮所殺。追贈司空公。終如其言。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。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。棄郡東走。忽夢射得雁。以問元慎。元慎曰。卿執羔大夫執雁。君當得大夫之職。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。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。問於元慎。曰。君當得陽城令。其後有功。封城陽侯。元慎解夢。義出方途。隨意會情。皆有神驗。雖令與侯。小乖按令。今百里即是古諸侯。以此論之。亦為妙著。時人譬之周宣。及爾朱兆入洛陽。即棄官。與華陰隱士王騰。周游上洛山孝義里。東市北殖貨里。里有太常民劉胡。兄弟四人。以屠為業。永安年中。胡殺猪。猪忽唱乞命。聲及四隣。隣人謂胡兄弟相毆鬪。而來觀之乃猪也。即舍宅為歸覺寺。合家人入道焉。普泰元年。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。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。張天錫有此事。其國遂滅。此亦不祥之徵。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。

洛陽城東伽藍記卷第二

洛陽城南伽藍記卷第三

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

景明寺。宣武皇帝所立也。景明年中立。因以為名。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。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。前望嵩山少室。却負帝城。青林垂影。綠水為文。形勝之地。爽塏獨美。山懸堂光觀盛一千餘間。交疏對霤。青臺紫閣。浮道相通。雖外有四時。而內無寒暑。房簷之外。皆是山池。竹松蘭芷。垂列階墀。含風團露。流香吐馥。至正光年中。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。去地百仞。是以邢子才碑文云。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。妝飾華麗。侔於永寧。金盤寶鐸煥爛霞表。寺有三池。[廾/ 佳] 蒲菱藕水物生焉。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。青鳧白雁浮沈於綠水。碾磑舂簸皆用水功。伽藍之妙最得稱首。時世好崇福。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。尚書祠曹錄像。凡有一千餘軀。至八月節。以次入宣陽門。向閶闔宮前。受皇帝散花。于時金花映日。寶蓋浮雲。旛幢若林。香煙似霧。梵樂法音。聒動天地。百戲騰驤。所在駢比。名僧德眾負錫為群。信徒法侶持花成藪。車騎填咽。繁衍相傾。時有西域胡沙門。見此唱言佛國。至永熙年中。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寺碑文。子才河間人也。志性通敏風情雅潤。下帷覃思。溫故知新。文宗學府躡班馬而孤上。英規勝範凌許郭而獨高。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其門。懷道之賓去來滿室。昇其堂者。若登孔氏之門。沾其賞者。猶聽東吳之句。籍甚當時。聲馳遐邇。正光中解褐為世宗挽郎奉朝請。尋進中書侍郎黃門。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。軍國制度罔不訪。及自王室不靖。虎門業廢。後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。子才罰惰賞勤。專心勸誘。青領之生。竟懷雅術。洙泗之風。茲焉復盛。永熙年末。以母老辭。帝不許之。子才恪請懇至。辭淚俱下。帝乃許之。詔以光祿大夫。歸養私庭。所生之處給事力五人。歲一朝以備顧問。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。暨皇居徙鄴。民訟殷繁。前格後詔。自相與奪。法吏疑獄簿領成山。乃勑子才與散騎常侍涅子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。省府以之決疑。州郡用為治本。武定中。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。為政清靜。吏民安之。後徵為中書令。時戎馬在郊。朝廷多事。國禮朝儀咸自子才出。所製詩賦。詔策章表。碑頌讚記。五百篇。皆傳於世。隣國欽其模楷。朝野以為美談也。

大統寺。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。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。每夜見赤光。行於堂前。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。得黃金百斤。銘云。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。顯略遂造招福寺。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。當時元義秉政。聞其得金就洛索之。以二十斤與之。

衒之按。蘇秦時未有佛法。功德者不必是寺。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。東有秦太師公二寺。在景明南一里。西寺太后所立。東寺皇姨所建。並為父追福。因以名之。時人號為雙女寺。並門隣洛水。林木扶疎布葉垂陰。各有五層浮圖一所。高五十丈。素綵布工。比於景明。至於六齋。常有中黃門一人。監護僧舍。襯施供具。諸寺莫及焉。寺東有靈臺一所。基趾雖頹。猶高五丈餘。即是漢武帝所立者。靈臺東辟雍。是魏武所立者。至我正光中。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。上圓下方。八窓四闥。汝南王復造磚浮圖於靈臺之上。孝昌初妖賊四侵。州郡失據。朝廷設募征。格於堂之北。從戎者。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。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。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。洛陽人。昔孝昌年戍在彭城。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。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。宅在靈臺南。近洛河。卿但是至彼。家人自出相看。元寶如其言。至靈臺南。了無人家可問。徙倚欲去。忽見一老翁來。問從何而來徬徨。於此元寶具向道之。老翁云。是吾兒也。取書引元寶入遂見。館閣崇寬屋宇佳麗。坐命婢取酒。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。元寶初甚怪之。俄而酒至色甚紅。香美異常。兼設珍羞。海陸具備。飲訖辭還。老翁送元寶出云。後會難期。以為悽恨。別甚殷勤。老翁還入。元寶不復見其門巷。但見高岸對水涤波東傾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。新溺死鼻中出血。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。及還彭城。子淵已失矣。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。不知是洛水之神也。

報德寺。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。為憑太后追福。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。東有漢國子學堂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。二十五碑表裏刻之。寫春秋尚書二部。作篆科斗隸三種字。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。猶有十八碑。餘皆殘毀。復有石碑四十八枚。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。又讀書碑一所。並在堂前。魏文帝作典論云碑。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。高祖題為勸學里。里有文覺三寶寧遠三寺。武定四年。大將軍遷石經於鄴。週迴有園。珍果出焉有大谷梨。承光之柰。承光寺亦多果木。柰味甚美。冠於京師。勸學里東有延賢里。里內有正覺寺。尚書令王肅所立也。肅字公懿。琅琊人也。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。贍學多通。才辭美茂。為齊祕書丞。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。時高祖新營洛邑。多所造制論。肅博識舊事。大有裨益。高祖甚重之。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。肅在江南之日。聘謝氏女為妻。及至京師。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。其詩曰本為箔上蠶。今作機上絲。得路逐勝去。頗憶纏綿時。公主代肅答謝云。針是貫線物。目中恒任絲。得帛縫新去。何能衲故時。肅甚愧謝之色。遂造正覺寺以慰之。肅憶父非理受禍。常有子胥報楚之意。畢身素服不聽樂。時人以此稱之。肅初入國。不食羊

肉及酪漿等物。常飯鯽魚羹。渴飲茗汁。京師士子道。肅一飲一斗。號為漏巵。經數年已後。肅與高祖殿會食。羊肉酪粥甚多。高祖怪之。謂肅曰。卿中國之味也。羊肉何如魚羹。茗飲何如酪漿。肅對曰。羊者是陸產之最。魚者乃水族之長。所好不同。並各稱珍。以味言之甚是優劣。羊比齊魯大邦。魚比邾莒小國。唯茗不中與酪作奴。高祖大笑因舉酒曰。三三橫兩兩縱。誰能辨之賜金鍾。御史中丞李彪曰。沽酒老嫗瓮注[土* 瓦] 。屠兒割肉與稱同。尚書右丞甄琛曰。吳人浮水自云。工妓兒擲絕在虛空。彭城王勰曰。臣始解此字是習字。高祖即以金鍾賜彪。朝廷服彪。聰明有智。甄琛和之亦速。彭城王謂肅曰。卿不重齊魯大邦。而愛邾莒小國。肅對曰。鄉曲所美不得不好。彭城王重謂曰。卿明日顧我。為卿設邾莒之食。亦有酪奴。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。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。專習茗飲。彭城王謂縞曰。卿不慕王侯八珍。好蒼頭水厄。海上有逐臭之夫。里內有學顰之婦。以卿言之即是也。其彭城王家有吳奴。以此言戲之。自是朝貴讌會。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。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。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。時元義欲為之設茗。先問卿於水厄多少。正德不曉義意。答曰下官生於水鄉。而立身以來。未遭陽侯之難。元義與舉坐之客皆笑焉。

龍華寺。廣陵王所立也。追聖寺。北海王所立也。並在報恩寺之東。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。京師寺。皆種雜果。而此三寺園林茂盛。莫之與爭。

宣陽門外四里。至洛水上作浮橋。所謂永橋也。神龜中。常景為汭頌。其辭曰。浩浩大川。決決清洛。導源熊耳。控流巨壑。納穀吐伊。貫周淹毫。近達河宗。遠朝海若。兆唯洛食。實同土中。上應張柳。下據河嵩。寒暑攸叶。日月載融。帝世光宅。函下風。前臨少室。却負太行。制巖東邑。峭岨西疆。四險之地。六達之莊。恃德則固。失道則亡。詳觀古列考見丘墳。乃禪乃革。或質或文。周餘九列。漢季三分。魏風衰晚。晉景彫曛。天地發揮。圖書受命。皇建有極。神功無競。魏籙仰天。玄符握鏡。璽運會昌。龍圖受命。乃睠書軌。永懷寶定。敷茲景跡。流美洪謨。襲我冠冕。正我神樞。水陸兼會。周鄭交衢。爰勒洛汭。敢告中區。南北兩岸有華表。舉高二十丈。華表上作鳳凰。似欲冲天勢。永橋以南圜丘以北。伊洛之間。夾御道有四夷館。道東有四館。一曰歸正。二曰歸德。三曰慕化。四曰慕義。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。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。景明初。偽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。封會稽公。為築宅於歸正里。後進爵為齊王。尚南陽長公主。寶寅恥與夷人同列。令公主啟世宗。求入城內。世宗從之。賜宅於永安里。正光四年中。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。處金陵館。為築宅歸正里。正德捨宅為歸正

寺。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。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。正光元年蠕蠕至都。久閭阿那[肱- 月+舟] 來朝。執事者莫知所處。中書舍人常景議云。咸寧中單于來朝。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。可班那[肱- 月+舟] 蕃王儀同之間。朝廷從其議。又處之燕然館。賜宅歸德里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。常秋來春去。避中國之熱。時人謂之雁臣。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。賜宅慕化里。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。賜宅慕義里。自葱嶺已西。至於大秦。百國千城莫不歡附。商胡販客日奔塞下。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。因而宅者不可勝數。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。門巷修整閭闔填列。青槐蔭陌綠樹垂庭。天下難得之貨。咸悉在焉。別立市於樂水南。號曰四通市。民間謂永橋市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。士庶須膾。皆詣取之。魚味甚美。京師語曰。洛鯉伊鮪貴於牛羊。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。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。皆施五綵屏風七寶坐。床容數人。真是異物。常養象於乘黃曹。象常壞屋敗牆。走出於外。逢樹即拔。遇牆亦倒。百姓驚怖。奔走交馳。太后遂徙象於此坊。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。為逆賊万侯醜奴所獲。留於寇中。永安末。醜奴破始達京師。莊帝謂侍中李或曰。朕聞虎見獅子必伏。可覓誠之。於是詔近山郡縣。捕虎以送。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。帝在華林園觀之。於是虎豹見獅子。悉皆瞑目不敢仰視。園中素有一育熊。性甚馴。帝令取試之。虞人牽盲熊至。聞獅子氣驚怖跳踉。曳鎖而走。帝大笑。普泰元年廣陵王即位。詔曰。禽獸囚之則違其性。宜放還山林。獅子亦令送歸本國。送獅子胡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。遂在路殺獅子而返。有司糺劾罪以違旨論。廣陵王曰。豈以獅子而罪人也。遂赦之。

菩提寺。西域胡人所立也。在慕義里。沙門達多發塚取甎。得一人以進。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。以為妖異。謂黃門侍郎徐紇曰。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。紇曰。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。家奴說漢朝廢立。與史書相符。此不足為異也。后令紇問其姓名。死來幾年。何所飲食。死者曰。臣姓崔。名涵。字子洪。博陵安平人也。父名暢。母姓魏。家在城西阜財里。死時年十五。今滿二十七。在地十有二年。常似醉臥無所食也。時復遊行。或遇飯食。如似夢中不甚辨了。后即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。訪涵父母。果得崔暢。其妻魏氏。秀攜問暢曰。卿有兒死否。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。秀攜曰為人所發。今日蘇活。在華林園中。主人故遣我來相問。暢聞驚怖曰。實無此兒。向者謬言。秀攜還具以實陳聞。后遣攜送涵回家。暢聞涵至門前。起火手持刀。魏氏把桃枝。謂曰。汝不須來。吾非汝父汝非吾子。急手速去。可得無殃。涵遂捨去遊於京師。常宿寺門下。汝南王賜黃衣一具。涵性畏日不敢仰視。又

畏水火及刀兵之屬。常走於達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。時人猶謂是鬼。洛陽太市北奉終里。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。涵謂曰。作柏木棺。勿以桑木為欀。人問其故。涵曰。吾在地下。見人發鬼兵。有一鬼訴稱。是柏棺應免主兵。吏曰。爾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。京師聞此柏木踴貴。人疑賣棺者貨。涵發此等之言也。

高陽王寺。高陽王雍之宅也。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。雍為爾朱榮所害也。捨宅以為寺。正光中。雍為丞相。給輿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。貴極人臣。富兼山海。居止第宅匹於帝宮。白殿丹檻。窈窕連亘。飛簷反宇。轇轕週通。僮僕六千。妓女五百。隋珠照日。羅衣從風。自漢晉以來。諸王豪侈未之有也。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。鐃吹響發。笳聲哀轉。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。絲管迭奏。連霄盡日。其竹林魚池。侔於禁苑。芳草如積珍木連陰。雍嗜口味。厚自奉養。一日必以數萬錢為限。海陸珍羞。方丈於前。陳留侯李崇謂人曰。高陽一日敵我千日。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。亦當傾天下。僮僕千人。而性多儉恪。惡衣麁食亦常無肉。止有韭菹。崇客李元佑語人云。李令公一食十八種。人問其故。元佑曰。二九一十八。聞者大笑。世人即以為譏罵。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。或有嫁者。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。能為明妃出塞之曲歌。聞者莫不動容。永安中。與衛將軍源士康為側室。宅近青陽門。徐鼓箜篌而歌。哀聲入雲。行路聽者俄而成市。徐常語士康曰。王有二美姬。一名修容。二名艷姿。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。修容亦能。為綠水歌。艷姿善火鳳舞。並愛傾後室。寵冠諸姬。士原聞此。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。高陽宅北有中甘里。里內荀顗子文年十三。幼而聰辨。神情卓異。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。正光初。廣宗潘崇和。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。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。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。荀生住在何處。子文對曰。僕住在中甘里。才曰何徃。曰徃城南。城南有四夷館。才以此譏之。子文對曰。國陽勝地。卿何怪也。若言川澗伊洛崢嶸。語其舊事靈臺石經。招提之美。報德景明。當世富貴。高陽廣平。四方風俗。萬國千城。若論人物有我無卿。才無以對之。崇和曰。汝潁之士利如錐。燕趙之士鈍如錘。信非虛言也。舉學皆笑焉。

崇虛寺在城西。即漢之躍龍閣也。延熹九年。桓帝祠老子於躍龍。園室華蓋之座。用郊天之樂。此其地也。高祖遷京之始。以地給民。憩者多見妖怪。是以人皆去之。遂立寺焉。

洛陽城南伽藍記卷第三

洛陽城西伽藍記卷第四

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

冲覺寺。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。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。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。世宗愛之。特隆諸弟。延昌四年世宗崩。懌與高陽王雍· 廣平王懷。並受遺詔。輔翼孝明。時帝始年六歲。太后代總萬機。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。事無大小多諮詢之。是以熙平神龜之際。勢傾人主。第宅豐大。踰於高陽。西北有樓。出凌雲臺。俯臨朝市。目極京師。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。上與浮雲齊者也。樓下有儒林館· 退賓堂。形製並如清暑殿。土山鈞臺。冠於當世。斜峯入牖。曲沼環堂。樹響飛嚶。堦叢花藥。懌愛賓客。重文藻。海內才子莫不輻輳。府僚臣佐並選雋俊。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。珍羞具設。琴笙並奏。芳醴盈罍。佳賓滿席。使梁王愧兔園之遊。陳思慚雀臺之燕。正光初元義秉權閉太后於後宮。薨懌於下省。孝昌元年太子還總萬機。追贈懌太子太師太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。假黃鉞給九旒。鸞輅黃屋。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。鼓吹虎賁班劍百人。輓歌二部。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。謚曰文獻。圖懌像於建始殿。拔清河國令韓子熙為黃門侍郎。從王國三卿為執戟者。近代所無也。為文獻追福。建五層浮圖一所。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。

宣忠寺。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。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。永康中。北海入洛。莊帝北巡。自餘諸王各懷二望。唯徽獨從莊帝。至長子城。大兵阻河。雌雄未決。徽願入洛陽。捨宅為寺。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。遂捨宅焉。永安末莊帝謀殺爾朱榮。恐事不果請計於徽。徽曰。以生太子為辭。榮必入朝。因以斃之。莊帝曰。后懷孕於十月。今始九月可爾已不。徽曰。婦生產子有延月者。有少月者。不足為怪。帝納其謀。遂唱生太子。遣徽特至太原王第。告云皇儲誕育。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。徽脫榮帽。勸舞盤旋。徽素大度量。喜怒不形於色。遶殿內外歡叫。榮遂信之。與穆並入朝。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。中書舍人溫子升曰。陛下色變。帝連索酒飲之。然後行事。榮穆既誅。拜徽太師司馬。餘官如故。典統禁兵。偏被委任。及爾朱兆擒莊帝。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。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。少有舊恩故往投之。祖仁謂子弟等曰。時聞爾朱兆募城陽王甚重。擒獲者千戶侯。今日富貴至矣。遂斬送之。徽初投祖仁家。齎金一百斤馬五十匹。祖仁利其財貨。故行此事。所得金馬。緦親之內均分之。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。兆得徽首。亦不勳賞祖仁。兆忽夢。徽云。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匹。在祖仁家。卿可取之。兆悟覺即自思量。城陽祿位隆重。未聞清貧。常自

入其家採掠。本無金銀。此夢或真。至曉掩祖仁。徵其金馬。祖仁謂人密告。望風欵服云。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匹。兆疑其藏隱。依夢徵之。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十匹。盡送致兆。猶不充數。兆乃發怒捉祖仁。懸首高樹。大石墜足鞭捶之。以及於死。時人以為交報。楊衒之云。崇善之家必有餘慶。積禍之門殃所畢集。祖仁負恩反噬。貪貨殺徵。徵即託夢增金馬。假手於兆。還以斃之。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。雖魏侯之笞田蚡。秦主之刺姚萇。以此論之。不能加也。

宣忠寺。東王典御寺閹官楊王桃湯所立也。時閹官伽藍皆為尼寺。唯桃湯所建僧寺。世人稱之英雄。門有三層浮屠一所。工踰昭義。宦者招提最為入室。至於六齋。常擊鼓歌舞也。

白馬寺。漢明帝所立也。佛入中國之始寺。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。帝夢金神長大六項背日月光明。金神號曰佛。遣使向西域求之。乃得經像焉。時白馬負而來。因以為名。明帝崩。起祇洹於陵上。自此從後。百姓塚上或作浮圖焉。寺上經函。至今猶存。常燒香供養之。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。是以道俗禮敬之。如仰真容。浮屠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。枝葉繁衍。子實甚大。柰林實重七斤。蒲萄實偉於棗。味並殊美冠於中京。帝至熟時常詣取之。或復賜宮人。宮人得之。轉餉親戚。以為奇味。得者不敢轍食。乃歷數家。京師語曰。白馬甜榴一實直牛。有沙門寶公者。不知何處人也。形貌醜陋。心機通達。過去未來預覩三世。發言似讖不可解。事過之後始驗其實。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。寶公曰。把栗與鷄呼朱朱。時人莫之能解。建義元年。后為爾朱榮所害。始驗其言。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。請占 早晚當有爵否。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。東廂屋急手作。時不曉其意。經十餘日。法和父喪。大竹者杖。東廂屋者倚廬。造十二辰歌。終其言也。

寶光寺。在西陽門外御道北。有三層浮圖一所。以石為基。形製甚古。畫工雕刻。隱士趙逸見而嘆曰。晉朝石塔寺今為寶光寺也。人問其故。逸曰。晉朝三十二寺。盡皆湮滅。唯此寺獨存。指園中一處曰。此是浴室。前五步。應有一井。眾僧掘之。果得屋及井焉。井雖填塞磚口如初。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。當時園池平衍。果菜葱青。莫不嘆息焉。園中有一海。號咸池。葭茭被岸。菱荷覆水。青松翠竹。羅生其旁。京邑士子。至於良 辰美日。休沐告歸。徵友命朋。來遊此寺。雷車接軫。羽蓋成陰。或置酒林泉。題詩花圃。折藕浮瓜。以為興適。普泰末。雍西刺史隴西王爾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。寺門無何都崩。天光見而惡之。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。

法雲寺。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。在寶光寺西。隔牆並門。摩羅聰慧利根。學窮釋氏。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。凡聞見無不

通解。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。作祇洹寺一所。工制甚精。佛殿僧房皆為胡飾。丹素炫彩金玉垂輝。摹寫真容。似丈六之見鹿苑。神光壯麗。若金剛之在雙林。伽藍之內花果蔚茂。芳草蔓合。嘉木被庭。京師沙門好胡法者。皆就摩羅受持之。戒行真苦難可揄揚。祕呪神驗。閻浮所無。呪枯樹能生枝葉。呪人變為驢馬。見之莫不忻怖。西域所齎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。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彧宅。彧博通典籍。辨慧清恬。風儀詳審。容止可觀。至三元肇慶。萬國齊珍。金蟬曜首。寶玉鳴腰。負荷執笏。逶迤複道。觀者忘疲。莫不歎服。彧性愛林泉。又重賓客。至於春風扇揚。花樹如錦。晨食南館。夜遊後園。僚寀成群。俊民滿席。絲桐發响。羽觴流行。詩賦並陳。清言乍起。莫不飲其玄奧。忘其褊郄焉。是以入彧室者謂登仙也。荊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。有清拔之句云。異秋花共色。別樹鳥同聲。彧以蛟龍錦賜之。亦有得緋紬緋綾者。唯河東。裴子明為詩不工。罰酒一石。子明八日而醉眠。時人譬之山濤。及爾朱兆入京師。彧為亂兵所害。朝野痛惜焉。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。周迴八里市南有皇女臺。漢大將軍梁冀所造。猶高五丈餘。景明中。比丘道恒立靈偃寺於其上。臺西有河陽縣臺。中有侍中侯剛宅。市西北有土山魚池。亦冀之所造。即漢書所謂。採土築山十里。九坂以象二崤者。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。里內之人。盡皆工巧屠販為生。資財巨萬。有劉寶者最為富室。州郡都會之處。皆立一宅。各養馬一匹。至於鹽粟。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。舟車所通足跡所履。莫不商販焉。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。產匹銅山家藏金穴。宅宇踰制樓觀出雲。車馬服飾擬於王者。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。里內之人。絲竹謳歌。天下妙伎出焉。有田僧超者善吹笳。能為壯士歌項羽吟。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。正光末。高平失據虐吏充斥。賊帥萬侯醜奴寇暴涇岐之間。朝廷為旱食。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。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。即漢之夕陽亭也。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。延伯危冠長劍。耀武於前。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。聞之者懦夫成勇。劍客思奮。延伯膽略不群。威名卓著。為國展力。二十餘年。攻無全城戰無橫陣。是以朝廷傾心送之。延伯每臨場令僧超為壯士聲。甲冑之士踴躍單馬入陣。旁若無人。勇冠三軍。威鎮戎竪。二年之間獻捷相繼。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。延伯悲惜哀慟。左右謂伯牙之失鐘子期不能過也。後延伯為流矢所中。卒於軍中。於是五萬之師。一時潰散。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。里內之人。多醞酒為業。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。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甕貯酒暴於日中。經一旬其酒不動。飲之香美。而醉經月不醒。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。遠相餉饋。踰于千里。以其遠至。號曰鶴觴。亦名騎驢酒。永熙年中。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。

逢路賊。盜飲之即醉。皆被擒獲。因復命擒姦酒遊俠。語曰。不畏張弓拔刀。唯畏白墮春醪。市北慈孝奉終二里。里內之人。以賣棺槨為業。賃輀車為事。有輓歌。孫巖娶妻三年。不脫衣而臥。巖因怪之。伺其睡。陰解其衣。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。巖懼而出之。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。隣人逐之。變成一狐。追之不得。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。初變婦人衣服靚粧。行路人見而悅。近之皆被截髮。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。人皆指為狐魅。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。別有準財金肆二里。富人在焉。凡此十里。多諸工商貨殖之民。千金比屋。層樓對出。重門啟扇。閣道交通。迭相臨望。金銀錦繡。奴婢綈衣。五味八珍。僕隸畢口。神龜年中。以工商上僭不聽金銀錦繡。雖立此制竟不施行。準財里內有開善寺。京兆人韋英宅也。英早卒。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。更約河內人向子集為夫。雖云改嫁仍居英宅。英聞梁氏嫁。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。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。子集驚怖張弓射之。應弦而倒。即變為桃人。所騎之馬亦變為茅馬。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。梁氏惶懼捨宅為寺。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。可高丈餘。慶有牛一頭。擬為金色。遇急事。遂以牛他用之。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。謂之曰。卿夫婦負我。金色久而不償。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焉。悟覺心不遑安至曉。醜多得病而亡。慶年五十。唯有一子悲哀之。聲感於行路。醜多亡日。像自然金色。光照四隣。一里之內咸聞香氣。僧俗長幼皆來觀覩。尚書右僕射元稹。聞里內頻有怪異。遂改準財為齊諧里也。自退酤以西。張方溝以東。南臨洛水。北達芒山。其間東西二里。南北十五里。並名為壽丘里。皇宗所居也。民間號為王子坊。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。百姓殷阜。年登俗樂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。煢獨不見牛馬之衣。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。擅山海之富。居川林之饒。爭修園宅。互相誇競。崇門豐室。洞戶連房。飛館生風。重樓起霧。高臺芳樹家家而築。花林曲池園園而有。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。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。常與高陽爭衡。造文柏堂。形如徽音殿。置玉井金罐。以金五色繢為繩。妓女三百人。盡皆國色。有婢朝雲善吹篪。能為團扇歌壟上聲。琛為秦州刺史。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。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。諸羌聞之悉皆流涕。迭相謂曰。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。即相率歸降。秦民語曰。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。琛在秦州多無政績。遣使向西域求名馬。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。號曰追風赤驥。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。皆有名字。以銀為槽。金為鎖環。諸王服其豪富。琛語人云。晉室石崇乃是庶姓。猶能雉頭狐腋畫卯雕薪。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。造迎風館。於後園窓戶之上。列錢青瑣。玉鳳銜鈴。金龍吐佩。素柰朱李枝條入簷。伎女樓上坐而摘食。琛常會宗室陳諸

寶器。金瓶銀瓮百餘口。甌檠盤盒稱是。自餘酒器。有水晶鉢。瑪瑙琉璃碗。赤玉巵數十枚。作工奇妙。中土所無。皆從西域而來。又陳女樂及諸名馬。復引諸王按行府庫。錦罽珠璣。氷羅霧縠。充積其內。綉纈油綾絲綵越葛。錢絹等。不可數計。琛忽謂章武王融曰。不恨我不見石崇。恨石崇不見我。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。見之惋歎。不覺生疾還家。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。卿之財產應得抗衡。何為嘆羨以至於此。融曰。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融。誰知河間瞻之在前。繼咲曰。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。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。融乃蹶起置酒作樂。于時國家殷富。庫藏盈溢。錢絹露積於廊者。不可較數。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。朝臣莫不稱力而去。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。性蹶倒傷裸。侍中崔光止取兩匹。太后問侍中何少。對曰。臣有兩手。唯堪兩匹所獲多矣。朝貴服其清廉。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。王侯第宅多題為寺。壽丘里閭列剎相望。祇洹欝起寶塔高凌。四月初八日。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。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。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。入其後園。見溝瀆蹇產。石磴礁嶢朱荷出也。綠萍浮水。飛梁跨閣。樹出雲。咸皆唧唧。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。

追光寺。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。略生而岐嶷。幼則老成。博洽群書。好道不倦。神龜中。為黃門侍郎。元義專政虐加宰輔。略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同謀。略兄弟四人並罹塗炭。唯略一身逃命江右。蕭衍素聞略名。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。甚敬重之。謂曰。洛中如王者幾人。略對曰。臣在本朝之日。承乏攝官。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。鴛鸞接翼杞梓成陰。如臣之比趙咨所云。車載斗量不可數盡。衍大笑。乃封略為中山王。食邑千戶。儀比王子。又除宣城太守。給鼓次一部劍卒千人。略為政清肅。甚有治聲。江東朝貴侈於矜尚。見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。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。孝昌元年。明帝宥吳人江革。請略歸國。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。蕭衍謂曰。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。略曰。臣遭家禍難。白骨未收。乞還本朝敘錄存沒。因即悲泣。衍哀而遣之。乃賜錢五百萬。金二百斤。銀五百斤。錦繡寶玩之物不可稱數。親帥百官送於江上。作五言詩。贈者百餘人。凡見禮敬如親比。略始濟淮。明帝拜略侍中義陽王。食。邑千戶。略至闕。詔曰。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。曹植能文大啟陳國。是用聲彪盤石義欝維城。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藩華。門勳夙著內潤外朗。兄弟偉如既見義亡家捐生殉國。永言忠烈何日忘之。往雖弛擔為梁。今便言旋闕下。有志有節。能始能終。方傳美丹青。懸諸日月。略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稱。故封義陽。然國既邊地。寓食他邑。求之二三未為盡善。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。可改封東平王。戶數如前。尋進尚書令

儀同三司。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。略從容閑雅。本自天資。出南入北轉復高邁。言論動止朝野師模。建義元年薨於河陰。贈太保。謚曰文貞。嗣王景式捨宅為此寺。

融覺寺。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。在閶闔門外御道南。有五層浮圖一所。與冲覺寺齊等。佛殿僧房充溢一里。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。講涅槃花嚴。僧徒千人。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為菩薩。流支解佛義知名。西土諸夷號為羅漢。曉魏言及隸書。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。雖石室之寫金言。草堂之傳真教。不能過也。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。每彈指讚嘆唱言微妙。即為胡書寫之傳之。於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。號曇謨最為東方聖人。

大覺寺。廣平王懷捨宅也。在融覺寺西一里許。北瞻芒嶺。南眺洛汭。東望宮闕。西顧旗亭。禪皐顯敞。實為勝地。是以溫子升碑云。面水背山。左朝右市是也。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。林池飛閣比之景明。至於春風動樹。則蘭開紫葉。秋霜降草。則菊吐黃花。名僧大德寂以遣煩。永熙年中平陽王即位。造磚浮圖一所。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。詔中書舍人溫子升以為文也。

永明寺。宣武皇帝所立也。在大覺寺東。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。異國沙門咸來輻輳。負錫持經。適茲藥土。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。房廡連亘一千餘間。庭列脩竹。簷拂高松。奇花異草。駢闐堦砌。百國沙門三千餘人。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。盡天地之西垂。績紡百姓野居。邑屋相望。衣服車馬。擬儀中國。南中有歌營國。去京師甚遠。風土隔絕。世不與中國交通。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。今始有沙門焉子善提拔陀。自云北行一月日。至勾稚國。北行十一日至孫典國。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。方五千里。南夷之國最為強大。民戶殷多。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。饒檳榔。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。出林邑入蕭衍國。拔陀至楊州歲餘。隨楊州比丘法融。來至京師。沙門問其南方風俗。拔陀云。古有奴調國。乘四輪馬為車。斯調國出火浣布。以樹皮為之。其樹入火不燃。凡南方諸國。皆因城廓而居。多饒珍麗。民俗淳善。質直好義。亦與西國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。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。百日便至。率奉佛教。好生惡殺。寺西有宜牛里。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。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莊王祚之子。立性虛豁。少有大度。愛人好事。待物無遺。夙善玄言道家之業。遂捨半宅安置佛徒。演唱大乘數部並進。京師大德超光[日*延] 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其席。諸方伎術之士莫不歸赴。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。武城人也。父賓金城太守。暉志性聰明。學兼釋氏。四諦之義窮其旨歸。恒來造第與沙門論議。時號為玄宗先生。暉遂造人中夾貯像一軀。相好端嚴。希世所有。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坐。永安二

年中。此像每夜行遶其坐。四面脚跡隱地成文。於是士庶異之。咸來觀矚。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。永熙三年秋。忽然自去。莫知所之。其年冬而京師遷鄴。武定五年暉為洛州開府長史。重加採訪。寥無影迹。出閶闔門城外七里。長分橋。中朝時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。立石橋以限之。長則分流入洛。故名曰長分橋。或云。晉河間王在長安。遣張方征長沙王。營軍於此。因為張方橋也。未知孰是。今民間訛語。號為張夫人橋。朝士送迎多在此處。長分橋西有千金堰。計其水利日益千金。因以為名。昔都水使者陳勰所造。令備夫一千歲恒修之。

洛陽城西伽藍記卷第四

洛陽城北伽藍記卷第五

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

禪虛寺。在大夏門御道西。寺前有閱武場。歲終農隙。甲士習戰。千乘萬騎常在於此。有羽林馬僧相善觝角。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。虎賁張車。擲刀出樓一丈。帝亦觀戲在樓。恒令二人對為角戲。中朝時。宣武場大夏門東北。今為光風園。苜蓿生焉。

凝圓寺。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。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。所謂永平里也。注即漢太上王廣處。遷京之初創居此里。值母亡捨以為寺。地形高顯。下臨城闕。房廡精麗。竹柏成林。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。王公卿士來遊觀。為五言者不可勝數。洛陽城東北有上高景。殷之頑民所居處也。高祖名聞義里。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。迭相幾刺竟皆去之。唯有造瓦者止其內。京師瓦器出焉。世人歌曰。洛陽城東北上高里。殷之頑民昔所止。今日百姓造瓮子。人皆棄去住者恥。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。堂宇園林匹於邦君。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。常經文遠宅前過。見其門閥華美。乃曰。是誰第宅過佳。婢春風出曰。郭冠軍家。元謙曰。凡婢雙聲。春風曰。儜奴慢罵。元謙服婢之能。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。有燉煌人宋雲宅。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。神龜元年十一月冬。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。向西域取經。凡得一百七十部。皆是大乘妙典。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。即國之西彊也。皇魏關防正在於此。赤嶺者不生草木。因以為名。其山有鳥鼠同穴。異種共類。鳥雄鼠雌共為陰陽。即所謂鳥鼠同穴。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。渡流沙至土谷渾國。路中甚寒。多饒風雪。飛沙走礫。舉目皆滿。唯吐谷渾城左右煖於餘處。其國有文字。況同魏。風俗政治多為夷法。從土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。其城自立王為土谷渾所吞。今城是土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。以禦西胡。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。城中居民可有百家。土地無雨。決水種麥。不知用牛耒耜而田。城中國佛與菩薩乃無胡貌。訪古老云。是呂光伐胡所作。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。城傍花果似洛陽。唯土屋平頭為異也。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[(序- 予+林)/ 女] 城。南十五里有一大寺。三百餘眾僧。有金像一軀。舉高丈六。儀容超絕。相好炳然。面恒東立不肯西顧。父老傳云。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。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。中路夜宿。忽然不見。遣人尋之。還來本處。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。戶人有患。以金箔貼像。所患處即得除愈。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。及諸宮塔乃至數千。懸綵幡蓋亦有萬計。魏國之幡過半矣。幅上隸書云。太和十九年。景明二年。

延昌二年。唯有一幅。觀其年號。是姚秦時幡。從捍[(序- 予+林)/女] 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。王頭著金冠似鷄。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。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。戟二枝槊五張。左右帶刀不過百人。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。與丈夫無異。死者以火焚燒。收骨葬之。上起浮圖。居喪者剪髮劈面為哀戚。髮長四寸。即就平常。唯王死不燒。置之棺中。遠葬於野。立廟祭祀。以時思之。于闐王不信佛法。有商將一比丘石毘 盧旃在城南杏樹下。向王伏罪云。今輒將吳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。王聞忽怒即往看毘 盧旃。旃語王曰。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。使王祚永隆。王言令我見佛當即從命。毘 盧旃鳴鍾告佛。即遣羅睺羅變形為佛。從空而現真容。王五體投地。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。畫作羅睺羅像。忽然自滅。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。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。見之者無不回向。其中有辟支佛靴。於今不爛。非皮非莫能審之。案于闐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。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。人民山居。五穀甚豐。食則麵麥。不立屠殺。食肉者以自死肉。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。文字與波羅門同。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。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。西行六日登葱嶺山。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城。三日至不可依山。其處甚寒冬夏積雪。山中有池。毒龍居之。昔有商人。止宿池側。值龍忿怒。呪殺商人。盤陀王聞之。捨位與子。向烏場國。學婆羅門呪。四年之中盡得其術。還復王位復呪池龍。龍變為人悔過向王。即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。今日國王十三世祖。自此以西山路欹側。長坂千里。懸崖萬仞。極天之阻。實在於斯。太行孟門匹茲非險崤關壠坂方此則夷。自發葱嶺步步漸高。如此四日。乃得至嶺。依約中下實半天矣。漢盤陀國正在山頂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。世人云是天地之中。人民決水以種。聞中國田待雨而種。笑曰。天何由可共期也。城東有孟津河。東北流向沙勒。葱嶺高峻不生草木。是時八月天氣已冷。北風驅雁。飛雪千里。九月中旬入鉢和國。高山深谷嶮道如常。國王所住因山為城。人民服飾惟有氈衣。地土甚寒。窟穴而居。風雪勁切。人畜相依。國之南界有大雪山。朝融夕結。望若玉峯。十月之初至喝噠國。土田庶衍。山澤彌望。居無城郭。游軍而治。以氈為屋。隨逐水草。夏則隨涼。冬則就溫。鄉土不識文字。禮教俱闕。陰陽運轉莫知其度。年無盈閏。月無大小。用十二月為一歲。受諸國貢獻。南至牒羅。北盡勅勤。東被于闐。西及波斯。四十餘國。皆來朝賀。王張大氈帳。方四十步。周迴以氍毹為壁。王著錦衣坐金床。以四金鳳凰為床脚。見大魏使人再拜跪。受詔書。至於設會。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。唯有此法。不見音樂。喝噠國王妃亦著錦衣。垂地三尺。使人擎之。頭帶一角長八尺。奇長三尺。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。王妃出

則與之。入坐金床。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為床。自餘大臣妻皆隨。傘頭亦似有角團圓垂下。狀似寶蓋。觀其貴賤亦有服章。四夷之中最為強大。不信佛法。多事外神。殺生血食。器用七寶。諸國奉獻甚饒珍異。按喝噠國去京師二萬餘里。十一月初入波斯國。境土甚狹。七日行過。人民山居。資業窮煎。風俗凶慢。見王無禮。國王出入從者數人。其國有水。昔日甚淺。後山崩截流。變為二池。毒龍居之。多有災異。夏喜暴雨。冬則積雪。行人由之多致難艱。雪有白光照耀人眼。令人閉目茫然無見。祭祀龍王。然後平復。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。此國漸出葱嶺。土田嶢峭。民多貧困。峻路危道。人馬僅通。一直一道。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。鋍鎖為橋。縣虛為渡。下不見底。旁無挽捉。倏忽之間投軀萬仞。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。十二月初入烏場國。北接葱嶺。南連天竺。土氣和暖。地方數千。民物殷阜。匹臨淄之神州。原田膴膴。等咸陽之上土。鞞羅施兒之所。薩埵投身之地。舊俗雖遠土風猶存。國王精食菜食長齋。晨夜禮佛。擊鼓吹貝。琵琶箜篌笙簫備有。日中已後。始治國事。假有死罪不立殺刑。唯從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。以藥服之。清濁則驗。隨事輕重。當時即決。土地肥美人物豐饒。百穀盡登五果繁熟。夜聞鍾聲。遍滿世界。土饒異花。冬夏相接。道俗採之。上佛供養。國王見宋雲。云大魏使來。膜拜受詔書。聞太后崇奉佛法。即面東合掌。遙心頂禮。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。卿是日出人也。宋雲答曰。我國東界。有大海水日出其中。實如來旨。王又問曰。彼國出聖人否。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。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。神僊聖人並在其上。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。如此之事分別說之。王曰。若如卿言即是佛國。我當命終願生彼國。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。尋如來教跡。水東有佛晒衣處。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。龍王瞋怒興大風雨。佛僧迦梨表裏通濕。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晒袈裟。年歲雖久彪炳若新。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新。乍往觀之。如似未徹。假令刮削其文轉明。佛坐處及晒衣所並有塔記。水西有池。龍王居之。池邊有一寺。五十餘僧。龍王每作神變。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。投之池中。在後涌出令僧取之。此寺衣食待龍而濟。世人名曰龍王寺。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。起塔籠之。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不定。或長或短。今立寺。可七十餘僧。塔南二十步有泉石。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。即生今成大樹。胡名曰婆樓。城北有陀羅寺。佛事最多。浮圖高大。僧房逼側周匝。金像六千軀。王年常大會。皆在此寺。國內沙門咸來雲集。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。觀其風範特加恭敬。遂捨奴婢二人。以供灑掃。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。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。高山籠嵷危岫入雲。嘉木靈芝叢生其上。林泉婉麗花綵曜目。宋雲與惠生割

捨行資。於山頂造浮圖一所。刻石隸書銘魏功德。山有收骨寺。三百餘僧。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。昔作摩休國剝皮為紙析骨為筆處。阿育王起塔籠之。舉高十丈。析骨之處。髓流著石。觀其脂色。肥膩若新。王城西南五百里。有善持山。甘泉美果。見於經記。山谷和暖。草木冬青。當時太簇御辰溫熾已扇。鳥鳴春樹。蝶舞花叢。宋雲遠在絕域。因矚此芳景。歸懷之思獨軫中腸。遂動舊疹。纏綿經月。得婆羅門呪。然後平善。山項東南有太子石室。一口兩房。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。云太子常坐其上。阿育王起塔記之。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。去塔一里。東北下山五十步。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。婆羅門以杖鞭之。流血灑地處。其樹猶存。灑血之地。今為泉水。室西三里。天帝釋化為師子。當路蹲坐。遮嫚[女*去]之處。石上毛尾爪跡。今悉炳然。阿周陀窟。及門子供養盲父母處。皆有塔記。山中有昔五百羅漢床。南北兩行相向坐處。其次第相對。有大寺僧徒二百人。太子所食。泉水北有寺。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。無人驅逐自然往還。寅發午至。每及冲飡。此是護塔神渥婆僊使之然。此寺昔日有沙彌。常除灰目入神定。維那輓之。不覺皮連骨離。渥婆僊代沙彌除灰處。國王與渥婆僊立廟圖。其形像以金傅之。隔山嶺有婆姦寺。夜叉所造。僧徒八十人。云羅漢夜叉常來供養。灑掃取薪。凡俗比丘不得在寺。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。不敢留停。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。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。本名業波羅國。為喝噠所滅。遂立勅勤為王。治國以來已經二世。立性凶暴。多行殺戮。不信佛法。好祀鬼神。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。崇奉佛教。好讀經典。忽得此王深非情願。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。連兵戰鬪已歷三年。王有鬪象七百頭。一負十人。手持刀楂象鼻縛刀。與敵相擊。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。師老民勞百姓嗟怨。宋雲詣軍通詔書。王凶慢無禮。坐受詔書。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。任其倨傲莫能責之。王遣傳事謂宋雲曰。卿涉諸國。經過險路。得無勞苦也。宋雲答曰。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。道路雖險。未敢言疲。大王親總三軍。遠臨邊境。寒暑驟移。不無頓弊。王答曰。不能降服小國。愧卿此問。宋雲初謂王。是夷人不可以禮責。任其坐受詔書。及親往復乃有人情。遂責之曰。山有高下氷有大小。人處世間亦有尊卑。喝噠烏場王並拜受詔書。大王何獨不拜。王答曰。我見魏主則拜。得書坐讀有何可怪。世人得父母書。猶自坐讀。大魏如我父母。我一坐讀書。於理無失。雲無以屈之。遂將雲至一寺。供給甚薄。時跋跋提國送獅子兒兩頭。與乾陀羅王。雲等見之。觀其意氣雄猛。中國所畫莫參其儀。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。亦有塔寺。二十餘僧。復西行三月至辛頭大河。河西岸上。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。十二年中以肉濟人

處。起塔為記。石上猶有魚鱗紋。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。川原沃壤。城郭端直。民戶殷多。林泉茂盛。土饒珍寶。風俗淳善。其城內外凡有古寺。名僧德眾道行高奇。城北一里有白象宮。寺內佛事皆是石像。裝嚴極麗。頭數甚多。通身金箔。眩耀人目。寺前繫白象樹。此寺之興實由茲焉。花葉似棗季冬始熟。父老傳云。此樹滅佛法亦滅。寺內圖太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。胡人見之莫不悲泣。復西行一日。至如來桃眼施人處。亦有塔寺。寺石上有迦葉佛跡。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。三百餘步。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。東南七里。有雀離浮圖。道榮傳云城東四里。推其本源。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。指城東曰。我入涅槃後三百年。有國王名迦尼色迦。此處起浮圖。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。字迦尼色迦。出游城東。見四童子累牛糞為塔。可高三尺。俄然即失。道榮傳云。童子在虛空中。向王說偈。王怪此童子。即作塔籠之。糞塔漸高挺出於外。去地四百尺。然後止。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。道榮傳云。三百九十步。從此構木始得齊等。道榮傳云。其高三丈。悉用文木為陛階砌櫨拱上構眾木。凡十三級。上有鐵柱。高三尺。金槃十三重合。去地七百尺。道榮傳云。鐵柱八十八尺。八十圍。金盤十五重。去地六十三丈二尺。施功既訖。糞塔如初在。大塔南三步。婆羅門不信是糞。以手探看。遂作一孔。年歲雖久糞猶不爛。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。今天宮籠蓋之。雀離浮圖。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。國王修之。還復如故。父老云。此浮圖天火所燒。佛法當滅。道榮傳云。王修浮圖。木工既訖。猶有鐵柱。無有能上者。王於四角起大高樓。多置金銀及諸寶物。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上。燒香散花至心精神。然後轆轤絞索。一舉便到故。胡人皆云。四天王助之。若其不爾。實非人力所能舉。塔內物事悉是金玉。千變萬化難得而稱。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。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。西域浮圖最為第一。此塔初成用真珠為羅網。覆於其上。後數年王乃思量。此珠網價直萬金。我崩之後恐人侵奪。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。即解珠網。以銅籆盛之。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。上種樹。樹名菩提。枝條四布。密葉蔽天。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。恒有四龍典掌此珠。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。刻石為銘。囑語將來。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。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。其形正圓。高二丈。甚有神變。能與世人表吉凶。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。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。惠生既在遠國。恐不吉反。遂禮神塔乞求一驗。於是以指觸之。鈴即鳴應。得此驗用慰私心。後果得吉反。惠生初發京師之日。皇太后勅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。王公卿士幡二千口。惠生從于闐至乾陀。所有佛事悉皆流布。至此頓盡。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。擬奉尸毘王塔。宋雲以奴婢

二人奉雀離浮圖。永充灑掃。惠生遂減割行資。妙簡良 匠。以銅摹寫雀離浮屠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。於是西北行七日。渡一大水至如來為尸毘王救鴿之處。亦起塔寺。昔尸毘王倉庫為火所燒。其中粳米燋然至今猶在。若服一粒永無瘧患。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。道榮傳云。至那迦羅阿國。有佛頂骨。方圓四寸黃白色。下有孔。受人手指。閃然似仰蜂窠。至耆賀濫寺。有佛袈裟十三條。以尺量之。或短或長。復有佛錫杖。長丈七。以水筩盛之。金箔其上。此杖輕重不定。值有重百人不舉。值有輕時二人勝之。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。並作寶函盛之。朝夕供養。至瞿羅羅鹿見佛影。入山窟十五步。四面向戶。遙望則眾相炳然。近看瞑然不見。以手摩之。唯有石壁。漸漸却行始見其相。容顏挺特。世所希有。窟前有方石。石上有佛跡。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。窟北一里有目連窟。窟北有山。山下有六佛手作浮圖。高十丈。云此浮圖陷入地。佛法當滅。并為七塔。七塔南石銘云。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。惠生在烏場國二年。西胡風俗大同小異。不能具錄。至正元二年二月始還天闕。衒之按惠生行記。事多不盡錄。今依道榮傳。宋雲家記。故並載之。以備缺文。

京師東西二十里。南北十五里。戶十萬九千餘。廟社宮室府曹以外。方三百步為一里。里開四門。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。合有二百二十里。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。天平元年遷都鄴城。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。北邙山上有憑王寺。齊獻武王寺。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。劉長秋嵩高中有闕居寺。[示*西]禪寺。嵩陽寺。道場寺。上有中頂寺。東有升道寺。京南關口有石窟寺。靈巖寺。京西瀍澗有白馬寺。照樂寺。如此之寺。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。

洛陽城北伽藍記卷第五(終)

世傳洛陽伽藍記。以明如隱堂刻為最古。康有一本。卷二闕四九十八凡三葉。按袁綬階校錄毛斧季跋語已云。第二卷中脫三紙。好事者傳寫補入。人各不同。則由來舊矣。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亦稱一二卷有闕葉。據顧澗蘋校本補錄。惜遠在南中不可致。因從璜川吳氏真意堂活字本。補此三葉。嚮聞真意本與吳若準集證。並源出如隱。今取勘對亦未必盡。然大率各有校改。如隱版刻似出嘉靖時。未詳何人所為。依式印行。以飴同志。乙卯初夏武進董康。

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。至胡太后而濫觴焉。此伽藍記之所繇作也。舖揚佛宇。而因及人文。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。以寓其褒譏。又非徒以記伽藍已也。妙筆葩芬。奇思清峙。雖衛叔寶之風神王夷甫之姿態。未足以方之矣。顧高宗以北地質魯。遷都洛陽。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。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辨劉芳崔光輩。皆以文雅見。親制禮作樂蔚然可觀。有魏一百四十

九年間。最為希有。又未可以永平以後專尚釋氏而少之也。湖南毛晉識。

洛陽伽藍記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